

我們對母校 的 感慨

武文

頃接國內校友來函，要我們就各人觀點寫出中山再度處于動盪不安的癥結所在及未來應有的努力。左思右想還是覺得與其寫一篇官樣文品還不如道出我們的感慨。因為關於中山為何不能改為學院，……等等報章雜誌以及正式或非正式的公文均有詳載，還不都是些設備不足師資欠佳；又有什麼好分析的呢？何況我們又是人微言輕即使說得口沫橫飛，分析得頭頭是道，方針、理想講得堂而皇之有何用呢？校方做不到，教育部准不得，還不是一句老話「空中樓閣」，無濟於事，莫可奈何。

無可諱言的，我們海外的校友們無不衷心盼望母校早日改制，早日發奮圖強，蒸蒸日上，真正成為「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大冶爐，讓小老弟們沐裏於春風秋雨，薰陶於正規醫學教育。然而十年如一日，母校還是在為着改制，甚至於為着本身的存在和教育部作拉鋸戰，在校同學仍和我們以前一樣同校方齋鬪。如出一轍地天天拉長了頸子看報紙，冀能發現奇蹟。除此以外還能做些什麼呢？記得歷史課本上有一句話，「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夢想着如

有朝一日能像「宰相」般發號施令，必定要着着實實地挑起扁擔規劃出「教」與「育」之大道，讓「哀哀」學子不必僕僕風塵、寢食不安，而能安心向學，多學點東西，為多苦多難的祖國貢獻一分力量。

不堪回首十年夢，又一陣狂風暴雨吹襲着搖搖欲墜的中山這棵孤樹。雖然才滿十二歲，可是這個「早產兒」却像一個歷盡滄桑、滿面風霜的老翁，因為它底命運太乖舛了。他爸爸說他營養不足，發育不好不肯認養，他媽媽却說奶水不足，無力扶養。這個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早產兒面臨了壽終正寢的噩運。到底是誰的責任呢？孩子是無辜的，一位有見識肯負責的小兒科醫生必定及早把它放在保溫箱，補給發育初期急需的營養。一位胸襟寬敞的社會工作者必不讓他徘徊於市街頭。對於缺陷者應該是彌補與

匡扶而非苟求，對於初創者應該是給予建設而不是破壞。

據國內校友之述，教育部再一次派員考察仍不准改制且有關門之慮，但最近又發表「今年仍舊招生」，雖然如此事情仍未解決。不管以後發展如何，我們贊成一切以青年學子為前提的決定，反對一切「誤人子弟」或不顧青年學子前程的任何措施。一個無法讓青年學子有健全學習環境的學府起頭兒就不該它成立讓它招生，既然讓它成立讓它招生就該儘力扶植，萬一真的不行就該停止招生，寧缺勿濫。一個先進國家必視「教育」為一神聖使命而非耍馬戲，一個站在教育崗位上的成員也必以能譯被青年學子，作育英才為無上光榮。最後重覆一句，我們還是屬於決定不了任何教育大計的一群，只有翹首企盼母校早日上軌道的份兒。